■责任编辑：王春燕　■版面设计：元之禮　■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■编辑邮箱：519393001qq.com　■联系电话：13034771195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

响沙 XIANG SHA

2023年12月21日 星期四

3版

红碱淖情缘

刘建光

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知道神木境内有一条湖泊叫红碱淖。90年代初，有一次坐班车回神木，过了伊旗新街进入尔林兔境内，远远地瞭见一片碧蓝色的海，同车人说那就是红碱淖。我顿时来了兴致，从玻璃窗上盯着看，直到红碱淖远得瞭不见了，才回过头来。红碱淖第一次像一首朦胧诗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再后来对红碱淖的印象，则更多是来源于陕北诗人韩万胜的诗歌，他对红碱淖的深情咏叹，让人为之动容。红碱淖的遗鸥、天鹅、兔子、水草、锦鲤、霞光……在他的笔下无不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他赞美红碱淖，也担忧红碱淖，生怕红碱淖某一天消失在我们的视野。

光阴荏苒，当我真正站在红碱淖的面前时，已是中年。2010年的10月，我来到了文联工作。彼时会员们都想走出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红碱淖便成了我们的首选之地。于是，在2011年8月份，带着对红碱淖的向往，我组织各协会30多人赴红碱淖观光采风，受到尔林兔乡政府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。红碱淖湖面碧波荡漾、遗鸥翔集，四周绿树成荫，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。18.5米高的抱着琵琶的昭君雕像高耸在广场上，一块刻着“天鉴”的大石头矗立在一旁，意为天上掉下来的一面镜子。据说昭君出塞路过此地，想到从此亲人无法见面，不仅留下了伤心的泪水，泪水流了七天七夜汇成了今天的红碱淖湖泊。远离中原，进入塞外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，昭君心中的哀伤无人可道，只能拍手弹琴，将这满心的愁绪都倾注在了琴声之中。忧伤的琴声使南飞的大雁忘记了摆动翅膀，纷纷跌落于平沙之上，于是“落雁”就成了王昭君美貌的雅称。王昭君牺牲了自己的二八年华换取了大汉边境六十年的安稳。时任达拉特旗诗词学会副会长的林怀礼先生感慨良多，即兴创作了2首古诗：

《都游红碱》

朔客北来赏尔林，神湖游览景恰人。

昭君一滴相思泪，化作碧波紫燕来。

《瞻仰昭君塑像》

朔漠烟尘千戈鸣，山河震荡压黑云。

皇帝不识春风面，单于偶得梦画人。

骨葬异地三春晚，魂归中原昆邪鸣。

倩像雄纠丰入云，春风作曲声沉吟。

这两首古诗发表在了2011年《草原》12期“达拉特小辑”上。林怀礼老师拿到刊物后，异常激动，说他这是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。以后文联作协的每次采风活动，林老师都积极参加并创作心得体会。可惜林老师于2023年夏天仙逝，再也无法参加文联作协的活动了。那次采风活动让我亲身体验了红碱淖的神奇瑰丽，对红碱淖的牵挂也植入了我的诗行之中。

2014年的5月份，我第二次来到了红碱淖。那次是我和摄影协会的4位老师去白云山采风，返回途中在榆林市住了一晚，夜晚的榆林城灯火璀璨、流光溢彩，我们游览了榆林的古城墙，兴冲冲地拍摄了广场上跳舞的大妈。第二天一早我们打道回府，一路边走边拍摄，路上的人物、花草树木皆入镜头，中午时分来到了红碱淖。红碱淖的鱼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但我们几个谁都没有细细品过，品鱼就成了我们逗留红碱淖的重头戏。我们挑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鱼餐馆，干净、整洁、卫生，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了下来。每人2斤鱼，5个人要了十斤。同行的靳晓荣老师说要吃手指鱼，手指羊司空见惯，可手指鱼还实属少见，只见靳晓荣老师在鱼缸里用手指一条，厨子捞一条，4条正好十斤多点。不一会儿，鱼香便飘满了餐厅。人在饥饿时才能吃见饭香，这顿饭就连鱼头都吃得一个没剩。红碱淖的鱼肉质水嫩、味道鲜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酒足饭饱后我们踏上了游船。我们让船缓慢行驶在湖面上，把视线之内的美景一个个捕捉在镜头里，成群结队的遗鸥忽而高飞，忽而低俯在水面，翅膀携着水花，一飞而过。那天的游客还不算少，4位摄影老师为了拍摄方便，不断地与游客、服务人员搭讪，边搭讪边拍摄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。听导游说，湖面比以前小了许多，我问何故，导游说注入红碱淖的七条季节性河流，有的遭到破坏断流无法补水。看来我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
2023年的9月16日，我第三次来到了红碱淖，参加全国著名作家走进红碱淖、尔林兔草原采风活动暨2023年西部散文学会年会。西部散文学会是一个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会，凝聚了一大批知名作家、诗人。每次采风活动，作家们都争相赴约。因9月15日报到当天有事，16日一早我驱车前往红碱淖。10点多抵达红碱淖，上午的会议误了半程。几年不见，红碱淖景区有了极大的改观，绿化、美化、亮化把红碱淖景区装扮得格外漂亮，如美丽的西子风姿绰约、楚楚动人。刻有“天鉴”二字的石头依旧立在那里，昭君雕像巍然屹立，步栈道直通湖面，一队一队的游人有序登船。我们50多人的采风团在导游的引领下登上了游船，一艘艘争先恐后快速向湖心岛驶去。水波荡漾、清风送爽、湖天一色、鸥鸟翩飞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红碱淖的浩渺与离类自由翱翔的壮观。红碱淖水面达三十多平方公里，是国内最大的沙漠淡水湖，也是全球最大的遗鸥繁殖地。环湖四周自然生态良好，环境优雅，每年有多达20000多只的遗鸥在这里繁衍生息，规模壮观。另外还有白天鹅、鸬鹚、白鹭、金雕、鱼鹰、鸳鸯等53种受国家保护的各类珍禽，百鸟戏水、和乐齐鸣，构成非常完美的乐章。值得一提的是红碱淖自然保护区已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利用，由著名画家刘文西题字的“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石刻醒目地立在岛上。

导游带领我们逐一体验了沙地摩托车、滑沙、水上自行车等娱乐项目，最为刺激的是快艇的时候，司机突然来个急转弯、急刹车，人急速倒向一边，快艇似乎要翻过来，浪头四起，作家们一个个惊慌失措，连连发出尖叫声，紧紧地拽着船舷和队友。这样几次，作家们才明白，是司机故意耍酷，玩惊险刺激。

尔林兔大草原是这次采风活动的又一亮点。神木市尔林兔大草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，面积达13300余亩。近年来，尔林兔镇对原先荒芜的草原进行了保护性开发，根据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要求，将草原纳入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建设管理中，用于发展特色农业和观光农业。目前已建成的万亩大草原、绿草葱郁，昔日荒芜的沙地变成了美丽的旅游休闲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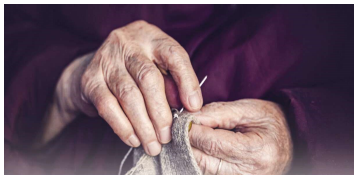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站在观景台上，极目远眺，天上白云朵朵，地上羊群似珍珠洒落，蒙古包不远不近点缀在草原上。万亩草原郁郁葱葱，一片生机盎然。工作人员介绍说，尔林兔草原是由一家旅游公司开发经营。公司从农户手中租赁草地，连片经营，农户可在公司就业和做小本生意，实现双赢。万亩草原上，有一片近千亩的花海，约有半人高，花朵鲜艳硕大，导游说是格桑花和薰衣草，美女作家们纷纷在花丛中留影，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尔林兔大草原还有个特别吸引人的特色就是音乐公路。音乐公路全长390米，当车辆经过时会响起悠扬的旋律——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与尔林兔大草原的优美风光相当应景，逛着辽阔无边的大草原，心里自然想起这首深情的歌曲，公路上突然传出的这首乐曲让人欣喜不已。早在几年前就听说尔林兔草原打造得极具特色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

夜幕降临，篝火升起，伴随着烧烤的烟火气息，作家们或歌或舞或涌或吟，尽情展示着才艺，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，磊明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把篝火晚会推向了高潮，作家们端着酒杯，互相碰撞着、倾诉着，洋溢着难舍的情结，祝福着这个美好的夜晚。

采风活动结束了，暂时别离，期待来年再见。在第二天返程时，云南楚雄州文联主席李光彪一行坐在了我的车上，中途游览了康巴什，我以导游的身份给客人详细介绍了鄂尔多斯。李光彪主席说他已爱上了康巴什，爱上了鄂尔多斯，我笑说，在康巴什给你安个家吧。鄂尔多斯正以她的能源之暖、生态之暖、文学之暖，温暖着每一双眼睛，温暖着游子的脚步。

2023年10月7日，我看到信息：2023年红碱淖流域生态补水工作将于10月9日启动，由内蒙古扎萨克水库继续向红碱淖补水100万立方米……新一轮的生态补水，将有效遏制红碱淖水位下降态势，改善红碱淖湖域生态环境，助力濒危珍禽遗鸥栖息繁殖环境实现持续稳定。

我不再担心红碱淖的明天，我相信“大漠明珠”会愈加璀璨夺目。



母亲的手

段飞龙

人的一生中，要见识许多事物，看到许多景色。有些如过眼烟云，看过就遗忘了；有些却被深深印入脑海，像电影镜头定格一样，留在记忆之中。母亲的手，就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特写画面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感冒发烧，或是生疹子，浑身难受，就冲着母亲撒娇，躺在炕上呻吟。每到这时，母亲都要端来一碗滚烫滚烫的红糖水，里面泡上姜丝，等我一口一口地喝下去，母亲便给我盖好被子发汗。然后她就坐在炕沿上，用她的手在我的脑门子上搓来搓去，她的手如同一把木锉，搓的肉皮生疼，一直把我揉搓到熟睡，母亲才去做她的事。母亲的手像一种神奇的药，每每被她搓过之后，都觉得轻松许多。

母亲那双手，一到冬天，裂得都是伤口。一个女人，丈夫因忙于工作，只有她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，不是喂猪打鸡，就是在地里忙于劳作。那时家大人多，不下地劳动，就打不下粮食；不烧火做饭，全家人就饿肚子。冬天特别冷，缸里的水结满了冰渣，洗衣、做饭、喂猪，母亲的手终日要在冰冷的水里泡着。那时供销社里卖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膏，是用海里的蛤蜊外壳包装的，很便宜，每年冬天能用上一两盒这样的蛤蜊油，就算是奢侈的了，有时干脆就用猪油抹一抹。
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春种秋收，缝衣做饭，用一双勤劳的手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整洁。母亲姊妹三人，她在家排行老大，妹妹和弟弟都小她十几岁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母亲做的一手好针线，姥爷、姥姥、姨姨、舅舅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为其缝缝补补。母亲用旧衣服拆成衬子，再一层一层刷上酱子，等上鞋样子，裁剪成鞋帮子和鞋底子，一针一针纳好。我每次夜晚起来解手，总能看到母亲熬红的双眼布满血丝，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纳鞋底子。看见我们姊妹四个，从被子里伸出了胳膊，蹬出了腿，母亲又为我们一个个盖好被子，生怕着凉。

母亲有一双灵巧的双手，只要有一个衣服样子，她就能做得出来。那时，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她一手做的。因为我从小爱穿军装，母亲从门市部扯来黄市布，为我缝制了合体的四斗军服，领花上缝上了红红的领章，穿上这套衣服，使我在村里的同龄人中更显英姿，神气十足。妹妹的小红袄、姐姐的喇叭裤、哥哥的中山服、姥爷的烟袋子都是母亲在油灯下赶制出来的。邻里的大妈大婶一有不会缝的衣服，总来请教母亲，母亲也毫不保留地给予帮助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的手就是这样不闲着，她的那双手粗糙，满是裂纹，布满老茧。这双普通而奇特的手，把我们姊妹四人抚养大，送到学校、军营和工作岗位，一个个都成家立业。

握住母亲饱经风霜的手，轻轻抚摸着，粗糙而温暖。细细打量，那一道道深深的纹路，记载了多少个春夏秋冬、多少酸甜苦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有了孩子做了父亲以后后，便不时地想起儿时的事情，怀念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岁月。母亲那双手，已成为我人生路上的阶梯，时时在扶植着我、感染着我、激励着我。

几天前去看母亲，在给她老人家修指甲时，看到她的手早已光滑洁净，恢复了常人的手的样子。儿女都大了，母亲是该享福了。但昔日她那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手，叠影似地在我眼前浮现，心头不由滚过一阵阵热浪。

我们这些梁外人

林金栋

梁外是相对于沿河地区而言的。达拉特旗的地形地貌被概括为“三山五沙二分滩”，不是说达拉特旗有三座山、五片沙、二分滩地，而是指丘陵山区、沙漠和平原各自所占的比例。丘陵山区位于最南端，因此也称南梁外。又以耳字壕为界，西面的青达门、高头窑、呼斯梁、蓿亥图包括耳字壕五个乡称为西梁外，东边的盐店、马场壕、敖包梁三个乡就是东梁外了。2005年撤乡并镇，这些梁外乡与沿河乡镇合并，把达拉特旗从南至北分成八条子，老乡们形象地说，每个乡镇既有前庭，又有腰条肉，还有后庭，从此，梁外八个乡的大名都降格为一个村子的名字了。

撤乡并镇那年，我在一个沿河乡镇工作，对沿河与梁外乡镇合并不太理解，感觉到闹成一个长条子，既不利于老百姓办事，也会增加乡镇工作成本。但高层领导意在沿河拉动梁外，所以感到自己鼠目寸光。近年，达拉特旗东梁外的三个乡又从沿河分离出来归并为一个镇，才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也有一点道理。传说西梁外几个乡也要合并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我的老家就在青达门乡最南头一个叫朝报沟的小山村，又因撤并村子，朝报沟的名字也自此消失了，但我总是改不了口，仍说自己是青达门朝报沟人。

过去，梁外就是贫穷的代名词，梁外人就是吃不饱饭的饿民穷人，这倒是真的。你想，梁外梁外，就是山山沟沟，除了挨着十大孔兑的一些地方采取引洪澄地开辟出一些水浇地外，大部分地方以耕种梁地为生，全凭靠天吃饭。而梁外地区恰恰是十年九旱，年年春旱，遇一个好年景真是谢天谢地谢祖宗。民以食为天，吃不饱肚子就得想办法，于是一些人家就把女儿嫁到沿滩，并以此为条件，把全家落户到女婿所在的那个村子。于是沿滩一些找不下老婆的后生，也就把目光投向了梁外地区，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背上两袋子白面，就可娶一个漂亮姑娘回去。于是梁外的光棍汉就越来越多。我特别佩服我爷爷奶奶，是怎么把七个后生给娶过老婆的，生下我们二十大几个孙子。

梁外也是落后的代名词。山山沟沟不仅仅限制了梁外人的行动，也禁锢了梁外人的思想。这种观念上的落后还是受制于基础条件的落后。我们青达门乡政府所在地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通了电，偏远村社更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。我第一次看电视还是因为公社来了地质队，他们自己发电，在高高的山上架了高高的天线，才勉强收到极不稳定的信号，热情的地质队领导把一个十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到帐篷外，吸引了周围几百号老乡前来观看。

电话当然是摇把子的，大集体没解散时生产大队里还有一部，包产到户后大队部的椽子、门窗也被分光，那部黑匣子更不知去向，有急事就得去几十里以外的公社邮电所拍电报。就连早起傍晚不断播放红歌和断闻的喇叭匣子也成了哑巴，村子里变得死气沉沉起来。

这里的山路自然是弯弯曲曲或上或下坑坑洼洼的土路，窄得只能允许毛驴车车爬行。村里根本不通班车，公社所在地也是每天一趟，尽管这样，已经比呼斯梁和蓿亥图隔日一趟好多了，当班车从这两个地方爬到我们青达门时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，再上几个人就像从装满山药豆儿的口袋里强硬再塞几颗进去一样。那时候，去公社所在地也是一种奢望，我娘娘一辈子就没去过公社所在地，去世时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。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梁外人，生活在一小片天地间，自产自食自给自足，几乎与世隔绝，与日新月异发展的社会越来越远。

这些年，每至清明，我都要回老家祭祖。尽管政府给上了电、修了小柏油路，进行了危房改造，但由于年轻人都已进城做小买卖或以打工为生，留守在村子里的都是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。我的一个当村长的叔伯哥哥已经53岁了，是村里最年轻的，也等着二位老人去世后随儿女进城。大爹说：“根本不用移民，等我们这茬老圪榧都死了，自然就移民了。”

我每次回去都要遥望我曾经读书的民办小学，似乎在塌墙破院里依然还能传来朗朗书声，而现在整个青达门地区连一所都没有了，孩子们上个小学都要到其他地方或住校或由大人陪读。这让我想起鲁迅的《故乡》：“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”

我的一个老乡，向我说起他少年时的一件事来。那年，他考上了达拉特旗一中，临上学前，大人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远离“滩猴子”，他当时没听懂，后来才知道，所谓的“滩猴子”，就是沿滩人，在梁外人眼里，沿滩人脑子活套，霸道厉害，我那个老乡记住了父母的话，上高中三年，没和沿滩的同学说过几句话，敬而远之。后来偏偏找了一个“滩猴子”老婆，竟也温柔贤惠，善解人意，日子过得满幸福的。我虽是梁外人，但工作一直在沿滩，一直和“滩猴子”打交道，也倒没怎么感觉到沿滩人和梁外人有太大的区别，要说差别也有，吃白面烧红柳的沿滩人真的见识广、格局大、有雄劲。

其实，梁外人有梁外人的优点。梁外人生活节俭。过去，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现在虽不至于如此，也是只有时分八节或上事宴才穿戴一新，平日里就束之高阁。梁外人从来不舍得做害粮食，娃娃洒在饭桌上的几粒米饭也要让捡的吃了。记得我爷爷家总窖着几袋糜子谷子，每年顶着吃旧的藏新的，锅里的老是白灿灿的旧米。沿滩人说梁外人遭三年灾也饿不起，这倒是真的。梁外人穷怕了、饿怕了。

梁外人待人热情。陌生人问路，梁外人一定会给你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甚至会领你到山坨蛋上，比划着从远处的哪家人家向南拐，从哪苗大树向北转。赶路的人口渴了讨一碗水，梁外人会立马点着炉子，熬一壶红茶，让你坐在炕上消消停停喝足再走，遇上天黑，还会留宿于老人家里。家里再穷，来了亲戚朋友，一定会倾其所有，做最好的饭菜。即使是普通饭菜，也唯恐你吃不好，趁你不注意，满满再给你扣进一勺子。大集体时，梁外人也食不果腹，但只要有讨吃子上门，总不让空手离开，如果碰到吃饭时一定会盛一碗递过去。娘娘说：“人，不能嫌讨吃子骂穷人。”

梁外人吃苦耐劳。尽管土地贫瘠，广种薄收，但梁外人从未低下倔强的头颅。冬去春来，早旱刨茬，送粪，盼望着有一个好年景。春旱，种不了玉米种糜子，种不了糜子种荞麦。只要捉住了苗，梁外人就会起早贪黑三番五次锄地不停，庄禾地里虚虚的没有一苗杂草。母亲说，地锄三遍自带水。梁外人每家都有两三把黄叉子，把黄全都回回归田园。梁外人家都有几担萝头，野草、树叶没有丢的，都是猪羊牛马上好的青饲料。梁外的男人冬天里不会闲着，收秋后不约而同到附近的小煤窑掏炭挖煤，女人们也会缝新补旧、纳鞋编筐。

梁外人懂礼说理。正是因为梁外闭塞，恰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原生态的东西。尊大识小、待人礼貌。虽然不至于普遍做到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，父母责，须顺承”“称尊长，勿呼名，对尊长，勿见能。路遇长，疾趋揖，长无言，退恭立”，但父父子子、兄兄弟弟还是有地吃椤高低的。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叨啦，他会从盘古开天地讲到火烧圆明园，为你指点做人的基本道理。天长地久，没有勾头子不碰锅沿的，邻里之间，弟兄妯娌之间，产生一定小误会小矛盾在所难免的，只要有人出面调停，总会化干戈为玉帛，和好如初，很少有闹到警署法庭的。

我们这些梁外人，没多大本事，但可交。对了，我们梁外有好多好吃的，炖羊肉自然是没说的，还有荞面饸饹、炸油糕、谷米凉粉、莜麦鱼鱼等着你。